

解甲歸田成一夢

小朱和人性之光輝

三天後，陸以珩完全康復了。她對我說：

「要不是姨媽照顧，我的病是不會好的。姨媽，我真不知道怎樣感激你咧！」又悄悄告訴我：「老師很可憐，這麼大年紀，還要出去做事。嫂嫂好兇，常常讓老師受氣。姨媽，你去了江西要給我來信，我想你啊！」

這個十七歲的女孩，純潔而天真。其實，我照顧她幾天，實在值得感謝的。我也並不是什麼富於同情心，祇緣好打抱不平的天性，偏要和那可惡的蘇維英別別苗頭倒是真的。至於我三姊，實在是個老好人，她膽小怕事，不敢得罪媳婦。唉！我的可憐的三姊！

陸以珩既已復元，我便將大部份東西，暫時寄在三姊家裏，自己祇帶一小箱一舖蓋，動身到杭州，轉浙贛路往江西去。遵照李建成信上的指示，在鷹潭站下車，落了旅館，這家旅館規模不大，名稱却叫「中央飯店。」

從高興出發時，身邊祇有不到三兩的金子，也就是我的全部財產了。（另有一些寄在三姊家）可以說

我這一趟行程，不但在經濟上十分冒險，就是在生命上也是一樁冒險的事呢！

李建成信上囑咐：「一到鷹潭，就打長途電話與上清鄉的鄉鄉長取得聯絡。等他派人去接你。千萬不可一人僱車獨行，以免危險。這條路上的土匪是很多的。」

我也是見慣了刀槍的人，生死早已置諸度外。外面土匪用不着怕。怕的是我自己身上的土匪——腸潰瘍的宿疾，又發作起來了。一到鷹潭，腸子又出了血，肚子痛得不能行動。在廣州二年，此病一直沒有發。自以爲已經好了。誰知突然又大發起來。病倒在牀上，心中打算；我必須振作起來，至少要捱到目的地方好。於是吃了幾片隨身攜帶的消炎片。靜靜地躺了一天，肚子才慢慢地不痛了。

病中，有一位茶房小朱，常來探視我。這人年紀還輕，沒有一般茶房的習氣。對我旅途患病，表示同情。在職業性的笑容以外，似乎還有一份人性的光輝，在那裏閃耀着。

我已一天未進飲食，傍晚有點曉得餓了。叫小朱去買一碗素麵來吃了。

第二天，精神稍爲好一點，就慢慢地走到街上去打長途電話。是鄉鄉長自己接聽的。他和我約定：「明天一早派人出發，大約中午可以到達。」

電話打通，我的心情略略好轉了一點。

果然，鄉鄉長派來了六個槍兵，和一輛獨輪車子，在上面安好了坐墊的。

店家看見兵，起初很有點吃驚。經過說明，方才笑起來，說道：「這條路不太平，有兵保護太好了。」

我很看重這個小朱，曾經同他談話。他說是寧波人，讀過初中，因為家貧輟學，才來當茶房的。我鼓勵他，勸他以後積點錢，還是去繼續升學，或專習一種職業，創造自己的前途。

臨行，給了他一筆額外的小費，可以不交帳房的。他直送我到車上，方謝別而去。

這小車，一般稱爲一輪明月，因為祇有一個輪子。這種車子本來是裝東西的。人坐在上面，十分不舒服。但自鷹潭到上清，有四十里路，沒有交通工具，一般人都全靠自己的兩條腿。我病後無力走路，祇好權充貨物，被人推着走了。

兵士們前後警戒着。人與車在那些沒有人烟的山中經過，一個士兵說：

「前幾天這裏出過事。大家小心些！」

我却覺得泰然。兇險的事，我已見得多了。至多把行李送給他罷了。盜匪也是人，決不是不可以理喻的。

遠處有了槍聲。我告訴士兵。不可輕易放鎗，也不必驚慌。他們來，由我應付好了。

於是一行人屏息前進。結果，連盜匪的影子也沒有見到。而山勢大開，我們正要走上坦途的時候，忽聞馬蹄聲如飄風急雨似的捲地而來。士兵們趕緊把隊伍擺開。我也下車倚軾而待。

忽見一位佩槍的男子，遠遠在馬上向我欠身行禮。士兵們歡呼道：

「李場長接應來了。」

原來他正是我十八軍的老同事李建成先生，這一次就由於他慇懃的邀請，我才不辭道遠到這贛南山地來的。

相見之下，彼此互道勞苦。於是一群人直達上清鄉，進了鄉公所，先向鄉鄉長道謝。再厚賞了兵士們。鄉鄉長招待我們喝過茶，略略休息一會即行上路。我依然坐車，李先生騎馬緩緩跟在後面保護。他說：「我從山上回到簸箕灣，聽說鄉鄉長已派人去接你。我不放心，所以趕來，誰想你們已經走出險地。一路沒有受驚吧？我，來遲了。」

我謝了他。隨問：「你告訴我農場在象山脚下，我因此慕名而來，怎麼又叫簸箕灣呢？」

他笑道：「等你去看了就明白我並非撒謊。象山的南面，一處山坡，沿着信江的支流，成一彎形，名叫簸箕灣。喏！那不是象山到了？」

我舉目遠望。見有一條山嶺，彷彿一頭巨象伏臥在那裏似的。這頭象背負蒼天，下臨翠綠的平疇。景像十分雄壯。我不覺高興得跳起來，喊道：「好一處讀書養志的所在啊！」

我忘記了身在車上，這一跳，幾乎把小車翻倒。李建成笑道：「楮秘書，你還同十年前一樣，沒有絲毫改變！」

「你笑我癡態猶存吧？」

「不！」李君正色道：「我敬重你就是你這一付性格，純真和愛好自然。我總記得有一次團體旅行時

，你看見了一座梅花林，快樂得跳躍的樣子，就和今天一樣。我深怕你這些年的磨練，已經變得世故起來。現在纔知道不然。因此十分高興。」

「如其我是迷戀富貴的人，還會到這深山裏來嗎？」我回答。

「我們下來走走好吧？農場快到了。」李君建議。

肚子早已不痛，於是下車下馬，在山路上緩緩前行。嶺南氣候溫和，一路上樹木青蔥，峯巒如畫。信步走來，不覺已到山下。遠遠望見李太太下山迎接。我就急走幾步，和她握手言歡。十多年不見，她胖了許多。她拉着我的手，高興得說不出話來。她是個善良的舊式女人。以前我們常見，如今舊雨相逢，自有一番親熱。我知她是個不善言詞的人。祇好先問問她的兒女，作為談話資料。她說：

「都長大了，女兒已經出嫁，兒子去上海讀書。在江西，祇有我們兩夫婦。山東老家，有共匪作亂，一時也回不去呢。」

我稱讚她的福氣。於是進入堂屋坐下，工人把我行李送來。李太太忙着爲我鋪牀疊被，叫我先休息一下，再吃晚飯。

李君就接連地喊：「鷄弄好了沒有？快預備酒，我要和褚秘書較量呢！好久不曾痛快喝一杯了。」

懷才不遇的李建成

這是一座農家的舊屋，有四、五間房子，還有閣樓倉屋。我住的一間朝南，似乎是全屋最好的房間。李君夫婦則住在堂屋的另一邊。泥地但很乾燥，收拾得也相當干淨。

我略略洗過臉，換了件衣服，就出來吃飯。

菜分兩邊，一邊是鷄鴨魚肉，一邊是青菜豆腐。李太太笑道：「我吃素，這是我吃的。讓建成代我敬你吧。」

「我雖不吃素，但我前天發了病，今天也不能吃油葷，況且我也歡喜吃青菜。」

「那怎麼行！」李建成的嗓門嚷嚷起來。「你遠道而來，就請你吃點青菜？」

於是說了半天，結論是葷菜等以後再吃，今天先讓我的腸胃休息一下。

李君無奈，便叫人把一些魚肉送給工人去添菜，自己祇留一味鷄下酒。

李太太嘆息道：「建成那些年，不虧了你，他也活不到今天，我們老家，已替你立了個『長生祿位』供着呢，我總說你是個俠女……。」

我打斷了她的話：「這些舊事，還提他做什麼？快吃飯吧，我餓死了呢。」我笑着把話岔開。

「祇怕褚秘書也吃不來這兒的硬飯，你快去替她下碗麵條來。」

毋違夫子，是李太太的信條，丈夫的話總是對的，於是自責着：「我也糊塗了，怎麼沒有想到，我就去下麵去。」

李建成說：「你一定不知道我怎會曉得你在廣州的吧？」他自己回答自己：「是黃培我將軍（黃維字培我，時任十八軍軍長）說的。你在南昌主編借行月刊的時候，他是第十一師師長，你的每一篇文章——代陳老總寫的，他都讀過。他以為女子長于文學的雖然不少，能夠寫學術論文，而且寫得好的，却很少見。後來，在第三路軍追悼陣亡將士紀念冊上，讀到你替羅卓英將軍寫的那篇祭文時，他竟拍案叫絕了。他說就像身歷其境的一樣。」

「他怎麼知道是我的代筆？又沒有註明。」我反問。

「你以為他沒有耳目的嗎？自然有人告訴他的。」李君駁了我，又繼續他的話頭：

「我自從那件事以後，非常灰心。曾經回山東住過一個時期。直到幹訓團東南分團和青年軍編練分監成立的時候，黃將軍纔邀我到江西來。勝利以後，他本想解甲歸田，無奈上級不許。他就叫我先來經營這個農場，替他做打前站的工作。他說等剿匪成功以後，他就要請求退役回來種田了。他既然如此仰慕你的才學，你來，他一定高興。我明天寫信告訴他。」

「我明天就要走了。你是叫我來聽恭維話的？」我笑著說。

正說著，他太太捧了碗麵走來。李建成責備他的太太：「都是你，說什麼長生祿位，褚秘書明天要走了！」

驚得李太太差點不會把麵全潑在地下。我倒覺得過意不去，忙把麵接過，便吃起來。

李建成此時已喝了不少酒了。借酒澆愁，嘆息道：「狂狷之才，惜其世無孔子矣。」這句話是說我，是說他自己吧？他又說：

「你的志趣與境遇，不但我知道，羅卓英和黃維一班人也都清楚。」

「你喝醉了？儘說這些做什麼？」我說。

我示意李太太把他的酒瓶拿開。但李太太不敢。幸而李建成還知道自己節制，便不再喝了。叫：「拿飯來！」

他的太太畢恭畢敬地盛了碗飯，雙手捧給丈夫。我一看那飯又糙又硬，我的腸胃確是消受不了的。

「我明天帶你去看看象山，你好容易來了。」李君說。

「那你不要再提舊事了」我提出了條件。

「好。」

李太太忙著收拾，這幾句話，大約她是沒有聽見的。我回到臥室時，她就悄悄地跟了進來，低低央告道：

「褚秘書你明天不走吧？你如真的走了，他會抱怨我一輩子的。」說著急得要掉下淚來。

「我不走，你放心。明天還要去爬山呢。你不聽見我說嗎？」

「那就好。」這個好女人的臉上，才恢復了笑容，說了聲「明兒見」又悄悄地退出去了。

我起來插上門，準備睡覺。連天的勞累，也實在需要休息了。可是愈疲倦，却愈不能入睡。心上像亂麻似的，回憶的絲縷，一直纏繞着我，使我無法合眼。

時光要倒流到民國廿三年的春天，我在南昌主編偕行月刊的時候。李建成是十八軍第十一師的一位中校團長，以作戰勇敢著名，但也粗通文墨，常寄稿到偕行月刊社來。我和他通過信，說的也祇是有關業務方面的意見。直到抗戰發生，他因負傷——耳膜之一震破——退役，奉調到政治部總務處擔任一名股長。我和他才第一次見面。此人爽直非凡，一副燕趙男兒（這裏是借用的，山東並不是燕趙誰也知道）的氣概。因為喜歡說話，不免得罪人。有一位姓王的科長，似乎對他最不满意，常在背後說他的長短。忽然有一天，聽說李建成被扣押了。原因是經手買汽車，中飽了四千塊錢。那時的規定，貪污八十塊錢以上的，就該槍斃，而況四千元之多？但我却不很相信，這樣一個憨直的人，怎會做出這樣的事來呢？好奇心促使我要去偵查這件事的真相，以免平白屈死一個好人。那時，他已解到軍法處了。地點在武昌的郊外。我和軍法處長某君夫婦，一向很熟。我先去看他太太，說明來意。這位太太是可以左右丈夫的能幹女人。太太說：「我陪你去探監就是。」於是我把帶來的食品之類，送去給李建成，並問他何以會出事的原因？他說：「這輛汽車的價款，的確付了二萬六千元，還拿到了收據的。可是那張收據忽然不見了，上面把一張二萬二千元的發票給我看，硬說我中飽了四千元。這冤枉叫我向誰去申訴？」

關鍵在這裏了。我心上想，但不願說出口來。當著某太太，我不便說別的，祇勸他安心，總有水落石

出的一天。至於他的太太和孩子，我會替他照顧，要他不必掛念。說畢就出來了。

我請某太太代我向某處長致意。伏下一筆以後，就急急趕回武昌。找到那家汽車行，表明身份。就查看他的發票存根，上寫著某月某日售出××車一輛，價款二萬六千元，銀貨兩訖。却並不曾看見那張二萬五千元發票存根。

我就很嚴重地告訴他們的老闆：「這件事可能會害掉一個人的性命。如其開庭，你敢不敢出庭作證？」

「我一定出庭作證，事關本行信用，我既知道了，豈有不管的道理？」這老闆姓朱，倒是個好人。

我便和他鄭重叮嚀而別，急忙又去找某處長夫婦。某處長說：「這事一開始就很蹊蹺，但老總的脾氣，不遵辦不行。現在，你馬上去請那位朱老闆開具一張證明，再拿來給我看。這事要快，如其老總批了槍決，那就不好辦了。」

等我拿到證明書，趕去軍法處時，已經夜間十點多了。某處長看了半天，說：

「這是個有力的證據。但如由我報上去，祇怕到不了老總的手裏。半路被人抽了去，李建成就會死得更快。」他想了一會，教我一個法子：「你最好去找辦公廳主任劉紹先，要他密呈老總，才會發生效力，祇要老總批交我辦，我一定憑良心說話……」

他太太攪言道：「要褚秘書自己去見老總不是更快一點嗎？」

「那不好，老總會怪她多管閒事的。祇有劉紹先出面簽呈最妥。」某處長加以說明。

我辭別了他們兩夫婦，就趕回宿舍。次日一早，去找劉紹先。他是一向很支持我的。他看了文件後笑道：「你和李建成是親戚嗎？這樣熱心？」

「非親非故。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。」我回答。

「好吧，我這就簽。」我直等他簽了意見。交人用密件逕送陳老總以後，才放了心。

下午接到劉的電話，叫我去他辦公室。

我一到，他就把一個紅卷宗交給我。老總批了：「交軍法處查明辦理。」

我就心工友送去，可能被人弄鬼，不如我自己權充工友，送去軍法處才妥當。

某處長看了公事道：「老總這樣批，我就好辦了。」他又說：「照例，上級是不能向下級認錯的。祇好讓李建成認了個手續不合。就可以用行政處分從輕發落了。」

於是我把經過告訴李建成——自然是得到某處長同意的——他流下了感激的眼淚。哽咽道：

「自從被扣，就沒有一個人來看過我，除你以外。」——家屬也禁止接見的——底下的話，他已說不下去。我也不忍再聽，就回身走出。趕去告訴了李太太，要她放心。

兩個星期以後，李建成出來了，記過了事。至於那個偽造單據的人，因為無人追問，也就不了了之。李建成來看我兩次，我都推說不在家。他也知我不肯見他，就不再來找我了。

後來，聽說他辭職走了。我也早把這件事淡忘了。

在那些年中，經我幫過小忙的，也不止李建成一個。我祇是爲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，此外是沒有什麼理由可說的。

在廣州接到李建成來信的時候，差點想不起這個人來。過細一想，才記起他是老同事。我回南京以後，又接他自廣州轉來的信，歡迎我去江西遊歷。大約他已知道羅慈公調職的事了。如此胡思亂想，直到夜深，才朦朧睡去。

登象山弔象山先生

天色已經大亮時，我才醒來。聽見堂屋裏李太太在說：

「你小聲些，不要吵醒了褚秘書！」

於是那壓低了大嗓門的李建成吩咐他太太：

「把鷄子兒煮老一點，餅烙軟些兒……」

「我不吃早飯！」我在隔房大聲喊。「吃飽了就爬不上山了。」

「你不忙起來，再睡一回。」是李太太的聲音。

於是我起身梳洗了，走到外面。鄉間的空氣，真是清新，我覺得精神很好。

李太太忙著張羅。李先生見我結束整齊，因笑問：「你是準備登喜馬拉雅山嗎？」李建成說話很風趣。

「象山也是山呀！」

「好吧，我們這就出發！」李建成說著，又去壁上取下子彈帶和手槍，携帶好了。

李太太趕出來，把一個手巾包交給他丈夫。滿含歉意地對我說：

「我還有家務，走不開。你們多玩會兒。」說著又怯怯地望著他丈夫：「你可走慢點兒，也扶著她些兒。」

「她會讓我扶嗎？她要充好漢呢！」李先生笑著回答他的太太。

從屋後上去，就是象山的腹部了。沒有路，祇有乾涸了的山溝。溝中盡是圓石子，不大好走，但也並不十分難走。

半點鐘以後，我們到達山頂了。原來這朝北一帶，纔是山的正面。山上有大約五十幾畝水田。山勢十分平坦。在荒煙蔓草之中，依稀還可辨認一點書院的遺蹟。也祇是一些牆基的模糊痕印。若說當年建築，却已片瓦無存了。

「江西的山上，大致都有水田的。寧都的翠微峯，就是一個好例。所以居住在山上，可以自給自足。前些時，看見縣誌上記載：當年陸九淵先生曾經率領諸生，在山上半耕半讀，自己維持生活，不費貴翁一絲一粟。陸九淵真不愧是一位大儒，踐履篤實。」

我點頭道：「我是一向佩服象山先生的。今天是以最虔敬的心情，來此追懷先儒的高風偉蹟。可是這

樣有價值的古蹟竟無人保存，真是可嘆！也可以說，我們中國人是最不懂得保存古蹟的民族。阿房宮一把火燒了。這倒還有可說，因為那是暴秦的建築。但歷來詩人學者的生前遺物，身後忠骸，也很少人知道珍惜。除開孔孟以外，偶然有個好皇帝，想到追祀某一學者時，文廟中才添設一個牌位。此外就談不到什麼紀念了。不比英、法諸國，藝術家，哲人和學者們死了，遺骸永遠埋入倫敦惠司敏寺，或者國家公墓，留供千秋萬世後人們的瞻仰和憑弔。就是他們生前的住宅，也由國家保存，開放參觀。這都是一種良好的社會教育啊！不過我們是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……」

「算了算了，我們入山惟恐不深，還談這些做什麼？」李建成剪斷了我的話頭，「我們還是談我們的正經；你覺得這兒的風景如何？想不想就在這裏歸隱？」

「想的。」我脫口而出。此時我們已相向坐在石頭上了。「可是我身邊沒有多少錢，如何能夠歸隱呢？」我躊躇著。

「那倒不然。要看你怎樣安排就是。」李建成一邊剝著雞蛋一邊說：「此地的水田相當貴。山則比較便宜。他們講穀子。像農場附近的三十七畝田，要二百擔穀子。前面那兩片沙洲，是二十擔穀子買來的。房子是十擔穀子。水田一年收成兩季。山上的水田，也有兩季，隴田，也就是梯田，則祇收一季。那裏邊的山地更便宜，有五十擔穀子就可以買一座帶隴田的小山了。」

「目前時價，一兩金子，大約可以值多少穀子？」我急急地問。

「可以值兩百擔。」

「那我就是一座小山。」

「不必急著，鄉下人也會居奇的。我放出口風去，慢慢和他們談，有合式的再買。暫時，你就在場上休息一個時期。你要寫文章，看書，沒有人敢來打擾你的。」

「我不能做長客人。」

「笑話了！我們是什麼交情？你就一輩子住在我家裏，我也是歡迎的。」

「那可是胡說了。」

他自知失言，便不再作聲。於是勸我吃雞蛋和烙餅。

「改天，我再帶你到上面的倪灣去看看，農場也有產業在那邊。」他說：「我在農場，並不支薪水。管收支也另外有人。我和「培我」說明，我不算他的下屬，祇是他的朋友。但我沒有錢請工人，我要他的工人幫我種田。房子住他的，伙食由我自理。他一切依我，祇要我肯在這兒幫他照管，他就感激不盡了。他老家在貴谿，有母親和弟弟。也在那兒經營農墾。我們時常有來往的。」他又指道：「靠西邊的一片水田，是我私人的產業。」

「明天就去倪灣好不好？」我竟不客氣地要求起來。意思總想自立門戶，久居人家，彼此都下太方便。農場附近既沒有房子可租，所以想去別處碰碰運氣。

經營農場甘苦談

從象山回來，休息一陣，我就寫信，第一封給真兒，我說：「……我十餘年作幕，到今天還是兩袖清風，一身如寄。這次到江西來，就是想找點根據地，作爲自力更生的基礎。如其我的力量能夠買到一點田地的話，你將來也有個退步了。你現在工作不太忙，宜抽空用功英文，有機會可以出國深造……」

給小濤的信是這樣的：

「我之所以不願在上海住，原因是我已非熱鬧中人。如今來此深山，反覺適合我的心境。老同事李建成夫婦，和我過去有甚深的友誼。可謂賓至如歸。不日，我當另租一屋，目的在爲你父親開靜室，供奉他的遺像。我即在靜室讀書寫作，雖不能相伴於生前，亦算是借隱於身後。實踐當年的盟誓。望你諸事寬懷。我兩人健康快樂，你父親在天上的靈魂亦必然是快樂的……」

我勸三姊，想吃吃點，想穿穿點。兒孫自有兒孫福，勿爲兒孫作馬牛了。

另附一箋給陸以珩，要她多多保重。健康恢復以後，須要溫習功課，以便升學。

以上四封信，都寫明了我的通信地址是：「江西鷹潭上清鄉上清農場褚某收。」

場中每天都有工人去上清，來回十華里，在山鄉已算是很近的路了。郵差當然不肯送信到農場來。工人就去郵局取信，每天一趟。比之都市，自然慢得多。但在交通不便的山區，能夠維持通信，也就很不容

易了。

其餘友人以及義子義女的信，當俟日後陸續寄發，以便保持聯繫。

第二天，我們便坐船到倪灣去。這是信江的支流。鄉下人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，就叫作小河。我也無暇去查志書，便送它一個雅號，叫做「象溪。」因它是象山脚下的一道清溪之故。李建成認為很好。於是我和李家夫婦，就一同溯象溪而上。李君指點兩岸的高山，說：

「這些山，是大庾嶺的餘脈，一直通到福建。你不要以為山脚下的小路沒什麼稀奇，它是兵家必爭之地呢？抗戰時，這山頭兩面，都安了砲位，敵人纔不敢進犯。抗戰八年，這一帶老百姓沒有受到敵人的蹂躪。可說是得了山川形勢的好處。」

溪流很急，險灘也多。寬的地方有一丈多濶。窄處不過六七尺。又有沙灘礙路，僅僅祇有一條小船可以通過。遠望驚濤拍岸，山勢曲折。彷彿川江的三峽，祇是小巫大巫的不同罷了。我正在凝望時，忽見岸上有人大喊：

「場長！」一個走得滿頭大汗的人，後邊跟著三個挑擔的農夫，都在岸邊立定。

李建成招呼道：

「紹堂兄辛苦了。下船來休息休息吧。」

「不了，這就要去晒呢。谷子還沒有燥。」這人又叫了聲：「太太。」

李太太對她丈夫輕輕地說：

「你介紹一下吧。」

「這位是褚秘書，來江西遊歷的。」

於是那位叫作紹堂兄的男人，又恭恭敬敬喊了聲：「褚秘書您好。」

「他是孫紹堂先生，打得一手好算盤，現在場中管出納。」

我一聽口音，就知道是河北人，老老實實，一個中年的北方男子。

於是孫紹堂帶著工人自去。我們也就開船了。

「這贛南一帶好像地曠人稀。我從鷹潭來，一路上人烟稀少。這裏也是如此。」我說。

「自從民國十七年以後，共匪作亂，殺人盈野。逃的逃，死的死，到現在元氣還沒有恢復。因此請工人很困難，工價也貴。」李建成嘆息地回答。

「場裏的工人，不是退役軍人嗎？」

「黃將軍初意，本爲了安置退役軍人，纔辦這個農場的。起初來了十幾個人。他們不願住在山裏，陸續走了。現在的十名工人，多數是本地僱的。吃老圃，每人每年要十擔谷子的工價。工作效率不很高，而且十分難弄；除開初一十五當葦以外，每年兩季的插秧和收割，都要辦酒，一天吃四頓。這一筆開支就夠大了。她又不肯弄葦菜，還請廚子。」

我替他們想想，收成豐歉無把握，而開支却有一定，辦農場也是不容易啊。

「我本來是不吃素的，那年爲了建成的事，我在菩薩面前許了願。許的是吃長素。現在倘使開了戒，菩薩會怪我的。」李太太低低地訴說她吃素的理由。

「你是相信菩薩不相信人的。不虧她爲我奔走，菩薩會救我出來嗎？」

我看了看船家的背影，又看看李建成，意思是叫他不要說下去。

李建成嘆道：「有什麼不能說，這一帶的人那個不知道我李建成是誰？」

這憨人，牛脾氣不改。我心中嘀咕著就轉身和李太太說話，不再去理會他了。

忽然間，江水轉了個大灣。遠望見小樓一角，隱現在松林翠竹之間。李建成說：

「倪灣到了。」於是繫船上岸。

葛天之民無懷之民

這是一座相當大的莊院。大門進去有院子，還有大廳。樑楹各處，雕鏤很細。廳房也高大，可是下面却沒有鋪磚。泥地不平，而且很潮濕。廳堂兩邊，各有一室，門關著。不知是書房還是臥室。奇怪的是全部房子都不會油漆。看上去彷彿還沒有完工似的。李建成領著我們，從廳後轉入一座小院落時，一個高瘦的男人迎出來道：

「李先生和太太來了。這位是誰？」

「她就是我和你講過的褚秘書。」

「噢！久仰！久仰！今日幸會。」

這個人倒有點書卷氣呢。我覺得。

一對少年夫妻，牽着孩子走來。是這家的長子長媳和孫兒女。那個瘦瘦的主人叫汪旭輝。老妻早已亡故，如今父子倆一面耕田，一面讀書，過着真正的耕讀生活。李建成介紹這家的歷史：「汪旭輝的父親，在滿清末年做過御史。因為直言被禍，臨終時切囑子孫不可做官，所以他們才在此地隱居的。這所房子造到一半，御史壞了事，就不會造好。」

雕梁配泥地，原來是一幕悲劇的結果。對於忠臣後裔，使我油然而起了一種崇敬的心情。

不久，主人端出果盤款待我們。糖和乾果都是家製的。還有新炒的花生，芳香無比。我很羨慕他們葛天氏民的樂趣。

喝過茶。李先生問：「工人住在這裏不吵擾你們嗎？」

「一點不吵。他一早就帶了飯去做工，傍晚回來也一聲不響的。」

「我們去看看他住的地方好嗎？」

「好的。不過褚秘書會笑話我們鄉下人吧？」

「太客氣了。我正想做鄉下人而不可得呢！」

於是汪先生帶路，走出一道小門，外面又是一個院落。

「啊！小樓在這裏了。」我低喊。

好像是爲子弟們讀書而造的一個單獨院子。樓不高，有三間。都空著沒有人住。樓下院子的左邊有兩間廂房，一間有灶，另一間就是農場工人借住的地方。收拾得倒還干淨。

我忽發奇想，竟想租住這座小樓，做我的暫時息腳之處。便問汪先生：「這樓房可不可以租給我住？」汪先生知道我打算在此地買山歸隱，在自己住屋未找到以前，先在他家作一據點時。他表示十分歡迎。但不願受租金。他說：

「如蒙秘書不棄，我倒想高攀交個朋友。租金決不能收。那就是看不起我汪某人了。」

說之再三，他一定不肯收錢，祇說：

「我們一言爲定，秘書隨便幾時搬來，隨便住多少時間都可以。」

這又是個讀多了古書的人。我就恭敬不如從命吧。約定三天後進屋。先叫工人打掃。但李建成面上却掩不住的怏怏之色。他說：

「離簸箕灣太遠了，有個病痛怎麼辦？」

李太太也不贊成我搬走。她說：

「好不容易你來了，我們熱鬧了幾天，你這一走，我們又該冷靜了。」

「這樣吧，我兩頭住好不好？」

「好……」李建成把好字說得很慢，顯然是不太同意的。

回到簸箕灣，李先生要巡視場地，便帶著獵槍騎馬而去。

李太太給我泡了杯茶，過來陪我。我一向不吃茶的。她就改成了開水。於是坐著和我悄悄地說起私房話來。她嘆口氣道：

「我是個苦命的人，從小沒有娘，在後娘手裏長大。嫁到李家，又遭到了後婆婆。我們的親事是我婆在的時候訂的。總是我命不好，又妨死了婆婆。後婆婆待我，就像仇人似的，一天做到黑，飯也不准吃飽。我實在受不了，才跟李先生到外面來。李先生待我，你也是看見的，總嫌我無知識，不聰明，樣樣不對。不過總比後婆好點就是。你沒有來的時候，他天天晚上喝酒，喝醉了就罵人。我想跟女兒去過，他又不許。自從你來了以後，他像變了個人似的。酒也少喝，人也不罵了。我真該謝謝你，你是怎樣開導他的？」

「我並沒有說什麼，也談不到開導。」我勸李太太：「李先生是因爲不得志，免不了牢騷，才喝酒罵人的。他沒有地方出氣，祇好把氣出在你身上了。有機會，我會勸勸他。你也看開些，不要氣壞了身體。」

「你真是我的好妹妹。若說我命不好，又怎會遇見你這麼個好心人呢？」

正說著，一陣馬蹄聲，李先生回來了。一臉的得意樣子。

「你知道我打到了什麼？我打到了野豬。」他邊說邊去洗臉，洗過臉出來，工人也把野豬抬回來了。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野豬，一身箭似的半白半黑的毛。覺得很好玩。李建成又開腔了：

「好消息，今年豐收。我又打到了這頭又肥又大的野豬。照往年的例，豐收是要辦酒的。」便對他太太說：

「你把屋子收拾一下，這一半天就有客人會來。」

李太太一見丈夫回來，早就去打洗臉水，忙得團團轉了。一聽吩咐，倒不知怎麼辦才好。

我看她可憐，便說：

「我來幫你。」

其實這堂屋也沒什麼可收拾的，祇把天然几上的東西，從新擺設一下。桌椅一調整，便覺氣象不同了。「所以一個人必須要有學問。你看！楮秘書一清理，這個家就像樣多了。」李建成很高興。

義結金蘭情如手足

我估量環境情形，心裏就有了一種打算。我先對李太太說：「我和你結成姑嫂好不好？」

「那真是太好了。」李太太展露了誠實的笑容。

於是我告訴李建成：

「先兄見背已久，鵠原之感，十分深切，如蒙不棄，很想和閣下結義，將來在事業上可以手足相助。不知你的意下如何？」

李建成先是一楞，接着便哈哈大笑道：

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不過你也想得太周到了。但是愚兄一切不如你，豈不委屈了賢弟？」

「不！鄉黨論齒，況且我也久已希望有位兄長的指導與照顧。到山裏來，尤其需要長兄的關照。」

「好吧！那就祇有遵命辦理了。」他扯着大嗓門喊：

「楊貴清！你在我私人的倉庫量一擔平谷（註一）到景成商店拿對八兩重的紅蠟燭，二十斤麵，兩份紅帖子。明天要用。」

此時孫紹堂上來湊趣道：「既是場長同秘書換帖，那是大喜的事，何不把辦酒放在一天，豈不更熱鬧了。」

「好喲！那咱兩人馬上去請客，就便請廚子。」

不久，李建成回來說：

「我請了陳故師長的大小姐和張副軍長夫婦作陪。明天的酒包含三種意義：一是爲賢弟接風，二是慶祝豐收，再是預祝我們的結義前途光明。」他說着，便把兩份紅帖取出，一份給我，一份他自己去寫。

我們寫的詞句相同。大意是：「今有山東歷下李建成，與浙江嘉興楮問鵬，願結拜爲異姓兄妹。此後應在事業上合作，患難，疾病相扶助。效古人之風義，結盟誓於桃園。」我的署名爲義妹楮問鵬。簽名蓋章。

他給我的是：義兄李建成。愚嫂李吳淑貞。時間是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二日。

次日一早，祇見孫紹堂全息奔來。口裏連叫：「這麼辦？這麼辦？厨子病倒了。可是客已請定，怎好意思改期？上清祇有一位厨子，又沒有第二人可以代替。」

李建成聽了也覺得毫無辦法。

我不假思索地說：「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，我來弄就是。」

「你方才說什麼？」李建成問。他似乎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。

「厨子不來，由我權充厨子可以嗎？兩桌酒還難不倒我。」我越發說清楚些，免得他們詫異。

李建成想了一想說：

「那怎麼可以？本意替你接風，怎麼倒讓你客人操勞？再說這又是些粗事，我怎敢煩勞你？」

「你又拘泥了。不必多說，你先派人去厨子家把他的枱面挑來。（註二）。還要去借兩張圓桌面。再撥兩名伶俐些的工人給我指揮，其餘一切不必管，你祇預備酒，等候陪客就是了。」

「酒和菜，早已買來，我這就叫人借東西去。」孫紹堂說著，忙忙的去。

「真是笑話！真是笑話！」

「不要噲囉，你先叫人把野豬洗剝切開。等候需用。」

「還要宰一頭羊。」李建成說。

「等我先去看看材料，如其菜夠，就不必殺羊了。怪可憐的。」

我轉身走入廚房。李太太跟進來說：

「我去燒飯，洗菜吧。」她邊說邊拿塊布給我圍在腰裏。於是大家就動起手來。

我一看，鷄、鴨、魚、肉，還有腰子，和蝦……一算每桌四熱炒四大菜，儘夠了。就要工人去關照李建成，羊不必殺了。

我叫人先生起炭爐子來，又要李太太拿霉干菜。派工人去田裏採豌豆苗，拔窩筍，林子裏挖竹筍。於是切洗燒煮。中午時分，八樣菜，都已弄好，放在蒸籠裏。小炒材料，也已切妥。但是工人剝的蝦仁不太高明，腰花也不會切，祇好我自己來做。

中午，我和李太太各人吃了碗麵。她是北方人，善於做麵飯，她捍的麵條是十分好吃的。

李先生已帶人把野豬處理了。就跟進廚房來，再三向我道歉。但當他看到那些好菜時，竟露出了孩子似的笑容，向我要求道：

「先讓我嚐嚐好嗎？回頭陪客人，不能多吃的。」

我就叫工人拿一小盤霉干菜扣肉，和豆苗肉片湯送去給他。

午睡醒來後，我先幫著李太太擺好枱面，再到廚房去準備一切。

六點正，客人準時來到。我和她們略略周旋一番，留下李太太陪客，自己就溜進了廚房。

四熱炒陸續送席，李建成一定要我出去，我乃囑咐工人，怎樣先後上大菜。可是野豬肉必須用大盤，大盤沒有，乃用小盤分盛。野豬肉，我也是第一次弄，仿湖北人燒野鴨的辦法，先拿鹽擦了，過飛（註三）後再加作料，用筍搭配，紅燒了上桌。

李建成因為野豬是他的成績，所以一定要我嚐嚐。我一嚐之下，的確很嫩，比家豬肉好吃多了。

李太太因為怕葷腥，不肯上桌。敬了杯酒，就回房去了。這裏我和張太太陳太太小姐三人，成了亦賓亦主的身份。倒也無拘無束，隨意吃喝起來。

陳大小姐人很隨和，也讀過書，却沒有時下女學生的驕傲樣子，我們三人談得很快樂。張太太面團團一臉福相。常挾菜給她丈夫，看來很賢惠呢。

大家都是熟人。菜雖不多，吃得却很高興。

孫紹堂人雖瘦，吃肉倒是一把手；一盤扣肉，他隨便挾兩下，就去其小半，一邊吃一邊讚不絕口。

鄉鄉長比較斯文，他最欣賞我的八寶鴨。吃了一些，說：「褚秘書來的第二天，那地方又出事，還傷了人。秘書命大福大，也真膽大，敢冒這樣的險！」

「那是全靠鄉鄉長的照顧。」我順水人情恭維了他一句。

「幾個鄉丁，濟得什麼事？不過嚇嚇野狗罷了。」

「樞秘書才勇敢呢，他千軍萬馬都不怕，幾個小毛賊根本不在她心上。」李建成又來代我吹噓了。

不久，魚翅端上來。李建成和孫紹堂兩人，拿了酒瓶去向工人敬酒。接著楊貴清率領工人們也來還敬。知道我辦的菜，又特別向我敬酒。我也禮貌地喝了點，工人們方高興地去了。

張太太趁空便拉著我問道：

「我平日也炒蝦仁，可是一下油鍋就會變老變小，今日你炒的是又大又嫩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」

「我是用豬油炒的。把煉過的豬油下了鍋，等它化開後，立刻將蝦仁（瀝乾了水的）倒入。這在酒館中稱爲泡油。油一滾，即將蝦仁盛起。蝦仁已熟却不會縮小，便顯得大了。」

張太太點頭道：「難怪我炒不好，我是油沸了再倒下蝦仁去的。一會兒就小又老了，還有你炒的腰花又嫩又不是水淋淋的，這該也有訣巧吧？你也教教我。」

我謙虛道：「也談不上訣巧，不過腰花要先用沸水燙熟，再炒，就不會有湯了。」

「烹飪是一種大學問，你們都該跟秘書學學才對。」張副軍長在他太太和我研究烹調時，一直望著我沒有說話，此時開口了。好像有一篇大道理要說似的，結果沒有說出口來。祇對李建成說：

「樞秘書是做過大事的人，還肯下廚房，真是難得。如今一班女子，書沒有讀好，就自以爲了不起，豈止廚房不肯下，連孩子也不肯帶了。就知道罵丈夫，忤逆公婆。唉！真是「氣數」。說畢乾掉一杯酒，

就像乾掉了他的「氣數」似的。

「我小時也不懂燒菜，在中學時代，烹飪課的分數總是不及格。後來結了婚，先夫也是歡喜喝一杯的。女工弄的菜總不合他的口味，我祇好慢慢學着做，及至抗戰發生，一切都得自己來。走了些地方，問問學學，也不過湊合着煮熟了就是。現在聽了副軍長和各位的誇獎，使我更加感到慚愧了。」

註一：八十斤谷子，稱一擔平谷。貴谿鄉間，以谷子代貨幣，例如一對八兩重的蠟燭，值三斤谷子。其餘各物，也都有折算谷子的一定價格。

註二：枱面即請客用的杯筷碗碟。上清鄉下，厨子爲人辦酒，必用自備的精細枱面，以表示自己的身份。

註三：廣州酒樓的術語。凡肉類，從開水中一滾再撈出備用者，謂之過飛。

偕隱不成成獨隱

雖說結義兄妹，長久吵擾人家，也不太好。況且我又急於要爲松濤佈置靜室，請客以後的第二天，我就由義兄義嫂陪着到倪灣去。

見了屋主汪旭輝，寒暄一番以後。李建成就去爲我修窗子，掛門簾。李太太爲我鋪牀疊被，汪旭輝忙着指揮兒子搬木器，中間堂屋放一張八仙桌和幾把椅子，作爲吃飯及偶有客來起坐之用。後半間很小，却

有一座磚砌的小台，可以放放東西。我便買一炭爐子擺在台上，以便有時燉點粥吃，或下些麵條。一人生活簡單，可以不去大灶上弄了。堂屋兩邊各有房，也是前後兩間。我把東面那間光線比較好的設一長案，上放陸松濤的遺像，和小濤的紀念冊，作為松濤的靜室。汪旭輝又送來一瓶花，我把它供在那裏，就顯得很像個樣子了。靠窗的桌子，是我寫和讀的所在，同時可與松濤作伴。

西面一間光線較暗的，則做了臥室。

李建成夫婦對我的關切，真像長兄嫂之於幼妹。使我這過去不知兄妹姑嫂之樂的枯寂心靈，居然被異姓親情所滋潤了。

於是李大哥大嫂又叮囑我許多話，直到認為放心了，才坐船回簸箕灣去。

其實，汪旭輝住在後面，祇隔一堵牆，有事喊一聲就可聽見。樓下廂房，有工人住着。我雖獨處一樓，可是前後都有人，也不會感到孤單，況我一向膽大，有什麼可怕的？

次日早起，走出廻廊一望，迎面青山如笑，而嵐靄飄飄，很像輕紗之於美女；朦朧中更顯出一種高雅的丰神。遠處田疇，星羅棋佈。新雨後，到處是流泉琤琮。倪灣風景尤勝於簸箕灣啊。我想。於是口占一絕：

「泉聲驚客夢，猶謂角聲喧。」

一笑披衣起，白雲正可捫。」

像我這半吊子的軍中幕客，乍來此清靜的山鄉，安得不怡然自喜呢？自離廣州以來，經常僕僕道途，身心從未得過片刻安寧，如今雖也借住人家，可是却無寄人籬下之感，是山是景，彷彿我是主人，可以掘之不盡，取之無窮的。

梳洗畢，我便去陸松濤像前默祝一番；告訴他青山永不會老，日月永不會變。我和他的盟約也正如山川河嶽同樣是萬古常新的。借隱不成成獨隱，雖然淒涼些，却也總算不負當年的誓語了。

從此每天上午，做些正事。下午則和汪家媳婦一同做做針線，以消永晝。

住在我樓下的工人叫葛大，一個誠實的年青人，我的信件都是交託他寄送的。

大哥大嫂，隔一天總派工人爲我送菜來。鄉下人家，吃的是自己種的。沒有多餘的賣給別人，況且鄉下人不要鈔票。我又沒有谷子，李大哥所以一定要送菜給我；自然農場工人也是要吃菜的。不過菜的種類很少，無非空心菜、芋頭，偶然有點豇豆之類，那就當作珍品了。李大嫂總給我捍了許多麵條送來，我量小，總是吃不完，雞蛋倒有的，很新鮮。

我自覺成了農場的寄生者，非常不安。但李大哥說「培我」來信，要我好好招待你，他如其請得准假，會回來一趟的。話雖如此，我的歉意又怎能因而減少呢？

恰好有人要賣水牛，是母牛，說是已經有了仔的。要價十九擔谷子，李建成選到了十四擔，對方便賣了。我就用不到六分金子把牠買了下來，養在簸箕灣，給場上耕田，生下來的仔送李建成，因我拖累他實

在太多了。農場祇有黃牛沒有水牛，比較起來，水牛的力氣要大多了。

接下去，我又用一百五十擔谷子買到一座山。名叫河源山，周圍約一華里。山上有不少毛竹，都長得碗口粗了。還有梨、桃、杏等許多果子樹。山頭上一所瓦房，正屋六間，餘屋兩間。半山則是舂米的水碓。泉水源源不竭。山下有十二畝隴田，一年可以收穫一季。

就這一座山和附帶的田地，五口之家，可以無飢矣。我第一次跟李建成去看的時候，驚喜得差點跳起來。我居然有山也有房子了。半生夢想，一朝實現，安得不既驚且喜，以至於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呢？

聽說賣主因為死了老婆，無人燒飯，因此田也不種，賣了產業搬到貴谿去了。不到一兩金子竟能買到那許多東西，不是親見的人，又有誰能相信？

我來山鄉雖還不久，但已看出贛南人力缺乏，是一很大的問題。男丁缺少，女人尤其稀少。汪家媳婦說：「這山裏女人少，女人多活不長，如有死了丈夫的寡婦不肯再嫁，人人就會派她不是，硬搶也要把她搶了去的。」所以一聽說我守寡二十餘年的事，在她看來大約是神話吧？

許多農家，因為沒有女人燒飯，田也種不成的，到處皆是，所以男人們都珍視女人。女人既不下田，也不做別的事，無非燒飯帶孩子而已。就這樣，女人也還是很容易死。依我想大約是產科醫院缺乏，婦女病和生產便促短了女人的壽命吧？

現在，山是買了，居住却成了問題。我一人去住，未免太孤單，那地方四無鄰居，治安呢，這一帶倒

還好。可是一個女人住在那樣的深山裏，再勇敢的人，也總得先要作一番準備才好。

廣州伍佩榮女士，知我買到了山，她十分高興，來信說：「舍弟已成家，我已一無牽掛。且目前學英文的人日益稀少，打算把補習學校頂給人，再去澳門料理一點私事，暑假中，決定來江西與你同隱名山，你讀我畫，想來生活總還可以維持的。」

諸事既已決定，起居也已上了軌道。我便將靜室內容和弓源山外貌，拍了許多照，分別寄給小濤和真兒作爲紀念。（這些照片均已遺失）

去住兩難不能抉擇

暑假將到，小濤來信，約我七月初去上海，和他一同飛昆明，祭掃父親墳墓，並在昆明渡假。開學前，我們一同回上海，他去學校，我回江西。我去信贊成。

可是六月底，小濤寄來快信，還以爲是催我動身的。誰知是他家鄉出了岔子：舅舅打了電報來，說那堂叔竟恃強把大理的原房客趕走，自己另行招客收租，又盜賣了十畝水田。舅舅預備打官司，催小濤早點回去。小濤問我是否仍願和他一同前去呢？

我一想，自己究竟不是陸家的人，這種產業糾紛的事，還是不要介入的好。正巧伍佩榮來信說七月初準來江西，要我到鷹潭車站接他。（此時散匪已被肅清，可以不歎行路難了。）我便復信小濤：「依我看

法，大理老屋，既鞭長莫及，不如賣去。另在昆明購屋，以保平安。田畝被盜賣，自應追究，但是冤家宜解不宜結。何不商同舅舅，邀請公親族長和幾位父執吃一頓飯，再把那堂叔找來，好好和他講說。祇要他以後不再侵佔我們，既往可以不究。依我看，你又不是守家過日子的，男兒志在四方，何處不可立業？這些已成問題的田地，不如一併賣了也好，以免麻煩。但不知你舅舅意見如何？我因等候畫家伍佩榮女士，一時不能同你去昆明。望代我向你父親墓上獻花。並問候諸親友好……」

真兒和三姊都有信來，真兒勸我不要太辛苦，保重身體，說他一切安好，請母親不要掛念。

三姊則說過舊曆年，她發了胃病，年夜飯也沒有吃。她寫道：「前些時，我妹到嘉興來看我，總爲我弄飲食，照顧我的起居，到底是手足之情，非他人可比。」言外之意，想見她病中無人照料的苦況。姊夫根本是個情感麻木的人，一生依賴妻子爲生，還靦顏自以爲有福。這種人已經失掉人性，還有什麼可說？次媳蘇維英，刁悍潑辣，無待姑之禮，三姊一生，事實上比我更苦。幸而她性情好，能夠逆來順受罷了。我閑來常替她算算，她以教書所得，養活丈夫，教養兩個兒子長成，娶妻生子了。人人都說她兒孫繞膝，好福氣，誰知她心中的委屈和生活上的不如意，比之一個孤苦無告的老太太是並沒有什麼分別的。記得一天中午，她想午睡一下，我爲她把被臥輕輕蓋上，又放下帳子，悄悄坐下來陪她。她睡醒後嘆道：

「小弟！我自從你來了纔算享了幾天福。」歇了一下又說：「一個女人，辛苦把兒子教養長成，不過替另一個女人培養一個好丈夫罷了。做母親的還不是一場空！你看我，大媳婦睡好，二媳婦却兇到如此。」

還是生女兒好，女兒出了嫁，至少總不至頂撞父母，視父母如贅疣的，可惜你和我都沒有女兒。」

三姊平時，一向不發牢騷，今天不舒服才說這些話，我也祇有勸勸她。我說：「人生自古沒有圓滿的，女人的婚姻如其不理想，一切都談不上了。幸而蘇儒總算爭氣，也顧家，每月寄錢回來，也就不容易了。婆媳是姻親，沒有血緣關係，過去的舊道德已被揚棄，新的倫理觀念還不曾建立，婆媳之間，也祇有相待以禮，維持一個和平的局面吧。你如今孫枝茂盛，祇好往快樂處想，保重身體要緊。」

當然，我走了以後，三姊沒有貼心人可以說話，精神上自必更加寂寞。我便去信說：「等把山居弄好後，擬請吾姊來江西住住。姊妹們可以朝夕相聚……」

信寫好，李建成夫婦來了，看他們兩人的面色都不大好。李建成嘆息着把一封信扔在桌上道：「你看，這就是我那寶貝兒子來的信，不但不知體諒父母，反而出言傷害我們，這孩子都是被他的母親寵壞的。筷頭上出忤逆。」

「令郎年紀還小，原諒他一點也罷了。」

「小嗎？大學四年了，祇因他母親太愛他，反而使他不重視母親。今天索興來信罵我們是封建餘孽，黃維的走狗。我主張登報和他脫離父子關係，你嫂子又不肯，一味疼兒子，殊不知你疼兒子，兒子却不疼你呢！」

「結了婚沒有？」

「還沒有結婚已經這樣，結了婚那就更了不得了。」

「那也不盡然，媳婦如其是賢慧的，也許會把兒子帶好也說不定。」

李建成祇是嘆息。

因見大哥大嫂正在氣頭上，料想勸也無益，祇好作點原則性的建議吧。我說：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；何不打聽一下，令郎目前交的是些什麼朋友？再呢，不妨暫時不復，也不責備他，看他有沒有自動道歉的表示。骨肉總是骨肉，能原諒他這次也就罷了。古人說：父子之間不責善，責善則離。可見講孝道的古代也不過如此，何況今天這樣的社會？」

「小妹說的也對。」李大哥深深嘆息。「我本來就不打算靠兒女，將來老夫妻倆就在山裏過過。我們暫時不復他也好，且冷一個時期再說。反正學膳費我已寄去了，他有錢用是不會來信的，我們也省得嘔氣。」

「目前最重要的，倒是令郎的交友問題，不要讓他交上壞朋友才好。」我本想說思想問題，認為太嚴重，究竟是人家的兒子，我說話需要保留的。

「我馬上寫信託人去調查。」李大哥作了決定。

「小妹，還是你有福氣，你的少爺那樣好，聽你講起來，他真是個孝順兒子咧！我和你大哥都佩服你會教導，有福氣。」

「這也是靠哥哥嫂嫂的福罷了。我和我孩子是孤兒寡婦，一向相依爲命，自然不能與別人比了。」我謙遜道。

